

凡尔纳选集

神秘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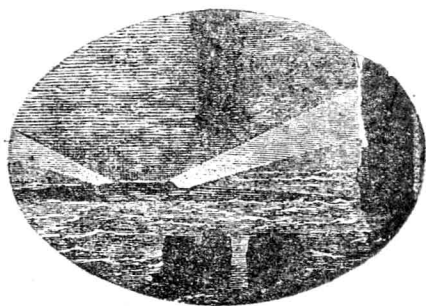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部 岛的秘密



神 秘 岛

第三部 岛的 秘密

儒勒·凡尔纳著 联星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神秘岛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著 联星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22.625印张 6插图 402千字

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

印数555,501—561,500册 定价7.90元（共三册）

目 次

第一章.....	477
失踪还是遇救——请艾尔通来——重要的讨论——不是邓肯号——可疑的船——预先戒备——船驶近了——一声炮响——双桅船在荒岛附近抛锚——黑夜来临	
第二章.....	488
讨论——预见——艾尔通的建议——建议被采纳了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安全岛上——诺福克岛的罪犯——艾尔通的英勇尝试——探敌归来——六对五十	
第三章.....	500
下雾——工程师的准备——三个阵地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——第一只小船——另外两只小船——在小岛上——六个罪犯登陆——双桅船起锚——飞快号上的炮——绝境——意外的突变	
第四章.....	512
居民们在海滩上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沉船中工作——早饭时的谈话——潘克洛夫的论点——细看双桅船身——原封未动的火药库——新的财富——沉船的结局——铁筒的碎片	
第五章.....	525

工程师的谈话——潘克洛夫的伟大假设——高空的炮台——四门大炮——残存的罪犯——艾尔通的犹豫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的慷慨心情——潘克洛夫的遗憾

第六章..... 536

计划探险——艾尔通在畜栏——到气球港去——潘克洛夫在乘风破浪号上发表意见——打电报到畜栏去——艾尔通没有回音——第二天出发——电报为什么不灵——一声枪响

第七章..... 548

通讯记者和潘克洛夫在畜栏里——赫伯特受伤——水手的绝望——通讯记者和工程师的商议——医疗的方法——还有希望——怎样警告纳布——忠实可靠的使者——纳布的回答

第八章..... 559

畜栏附近的罪犯——临时的措施——继续医治赫伯特——潘克洛夫的第一次欢欣——漫谈过去的事情——将来会怎么样——赛勒斯·史密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

第九章..... 565

没有纳布的消息——潘克洛夫和通讯记者的建议没有被采纳——吉丁·史佩莱的几次侦察——一块破布——信件——急忙动身——到达眺望岗

第十章..... 577

把赫伯特送回“花岗石宫”——纳布叙述全部经过——史密斯察看高地——破坏与毁灭——赫伯特的病情使移民们束手无策——柳树皮——致命的高烧——托普又叫了

第十一章..... 586

猜不出的谜——赫伯特复原了——岛上有待探索的部分——准备出发——第一天——夜——第二天——卡利松——一对食火鸡——森林里的脚印——到达爬虫角

第十二章..... 597

探索盘蛇半岛——在瀑布河口露宿——吉丁·史佩莱和潘克洛夫进行侦察——侦察归来——全体向前——散开的门——有灯的窗户——在月光下

第十三章..... 609

艾尔通的叙述——老部下的阴谋——匪徒们霸占畜栏——林肯岛上的正义复仇者——乘风破浪号——在富兰克林山周围搜索——上部的山谷——地下的火山——潘克洛夫的意见——在火山口底——回家

第十四章..... 622

三年过去了——新船——大家的决议——小队的繁荣——造船所——南半球的严寒——洗衣——富兰克林山

第十五章..... 633

火山复活——美好的季节——继续工作——10月15日的晚上——电报——一个问题——回电——到畜栏去——通知——附加的电线——玄武岩的海滨——在涨潮的时候——在落潮的时候——山洞——夺目的光辉

第十六章..... 650

尼摩船长——他的第一句话——隐士的历史——他的冒险——他的心情——他的同伴——海底的生涯——

孤独——诺第留斯号中在林肯岛上的最后一个人——
岛上的神秘圣人

第十七章..... 662

尼摩船长的临终——垂死人的心愿——送给一日之交
的纪念品——尼摩船长的棺材——给居民们的赠言
——最后的一刹那——海底

第十八章..... 672

居民们的回忆——恢复建设工作——1869年1月1日
——火山顶上的烟雾——火山爆发的第一次朕兆——
艾尔通和赛勒斯·史密斯在畜栏——探索达卡洞——
尼摩船长向工程师吐露了什么

第十九章..... 688

赛勒斯·史密斯说明他的探测——积极进行造船工作
——最后一次前往畜栏——水火之战——荒岛上残存
的一切——决定让新船下水——3月8日的夜间

第二十章..... 702

孤立在大西洋里的岩石——林肯岛居民的最后避难所
——束手待毙——意外的援助——怎么会来的和怎么
来的——最后的恩惠——陆上的海岛——达卡王子
——尼摩船长的墓地

第 一 章

失踪还是遇救——请艾尔通来——重要的讨论——不是邓肯号——可疑的船——预先戒备——船驶近了——一声炮响——双桅船在荒岛附近抛锚——黑夜来临

这群遇难的人从气球上掉到林肯岛上来已经有两年半了，在这期间，他们和外界始终没有联系。有一次，通讯记者曾经把他们所在的地点写在一封信里，让一只鸟把信带到大陆上去，但这仅仅是个机会，不能对它抱很大的希望。艾尔通是唯一参加到小队里来的人，当时的情况已经叙述过了。在10月17日那天，在这荒凉的海岛上，忽然出乎意料地望见了另外一些人。

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：那边有一只船！它是路过这里，还是要来靠岸呢？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几个钟头以后，居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

赛勒斯·史密斯和赫伯特立刻把吉丁·史佩莱、潘克洛夫和纳布喊到“花岗石宫”的餐厅里来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潘克洛夫拿起望远镜，很快地在水平线上扫视了

一下，然后停在他们所指的一点上，也就是照相底片上模糊不清的那一点。

“谢天谢地！真是一只船！”他喊道，但是他并没有带着十分满意的口气。

“它是向这儿开吗？”吉丁·史佩莱问道。

“现在还很难说，”潘克洛夫回答说，“因为只有桅杆露在水平线上，船身还一点看不见呢。”

“该怎么办呢？”少年问道。

“等着吧，”史密斯回答说。

居民们沉默了很久，这是他们来到林肯岛以后遇到的最重要的一次事件。他们沉浸在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一切思想、感情、恐惧和希望里。当然，居民们所处的环境和一般流落在荒芜小岛上的难民还不一样，那些人经常要为艰苦的生存和残酷的自然进行斗争，并时常会由于思乡而感到苦闷。可是在这里，特别是潘克洛夫和纳布，他们感到既愉快，又富裕；因此，假如有一天真的要离开这个荒岛，他们甚至会感到遗憾的。居民们依靠他们的智慧，把这片土地开发了。他们已经过惯了这里的新生活。但是这只船无论如何是从大陆、甚至可能是从他们的家乡带来消息的。它将要给他们带来同伴；因此，在看见船的时候，他们内心的激动是可以想象的！

潘克洛夫靠在窗口，不时拿起望远镜。从这时候起，他一直注视着那只船。它的位置在东南二十海里的海面上。由于距离相当远，移民们还没有办法发信号。信号旗是没法看见的，枪声也不可能听见，甚至点起烽火来，船上也不

会看到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：这个高耸着富兰克林山的海岛绝对逃不了船上守望者的视线。可是这只船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纯粹是偶然来到这里的吗？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在地图上除了达抱岛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陆地，而达抱岛本身又不在从玻里尼西亚群岛、新西兰和美国海岸启航的船只经常路过的航线以内。这个问题人人都在考虑，赫伯特突然作了回答。

“这会不会是邓肯号呢？”他大声说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邓肯号是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，它曾经把艾尔通遗弃在小岛上，日后还要来把他接回去。达抱岛离林肯岛并不太远，经线距离只有一百五十英里，纬线距离只有七十五英里，在林肯岛上还可以望见向那个岛驶去的船只。

“我们一定要告诉艾尔通，”吉丁·史佩莱说，“立刻把他喊来。只有他能告诉我们这只船是不是邓肯号。”

大家都表示同意，于是通讯记者就跑到联系畜栏和“花岗石宫”的电报机旁，发了一个电报：“速来。”

几分钟后，铃响了。

艾尔通的回电是：“即来。”

于是居民们继续守望着船只。

“假如是邓肯号，”赫伯特说，“艾尔通是能毫不困难地认出来的，因为他在那只船上呆过一个时期。”

“假如艾尔通认出了它，”潘克洛夫接着说，“他一定会非常激动的！”

“是的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说：“但愿这真是格里那凡爵

士的游船，艾尔通现在已经够得上回邓肯号去了。不过我担心可能是别的船。这一带海面是歹人出没的地方，我总怕海盗会到我们的岛上来。”

“我们可以防御，”赫伯特叫道。

“那当然，孩子，”工程师含笑说，“要是能不防御，那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这样推论是没有必要的，”史佩莱说。“航海的人不知道有林肯岛，连最新的地图上也没有把它标志出来。不过，赛勒斯，一只船无意之中发现了新的陆地，它只会去察看而不会错过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，”潘克洛夫答道。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工程师补充道。“甚至可以这样说：访问和察看还没被人发现的陆地或岛屿，这是船长的责任。而林肯岛正是一个这样的海岛。”

“那么，”潘克洛夫说，“假如这只船来了，并且就在离我们的岛几锚链的地方下了锚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时没有得到回答。赛勒斯·史密斯考虑了一会儿，然后和往常一样，用镇静的口气答道：

“怎么办？朋友们，应该这么办：我们要和船上取得联系，我们代表美国占有这个岛，然后乘这只船离开这里，将来再同愿意跟我们的人回到岛上，明确地占领它，把太平洋上的这个有用的基地贡献给美利坚合众国。”

“哈哈！”潘克洛夫喊道，“我们送给国家的这份礼物可不小啊！开拓的手续差不多已经完了；岛上的每一部分都命了名，这里有天然港口、贮水场、道路、电报设备、船坞和

一些制造场。只差把林肯岛标志在地图上了。”

“但是，假如有人乘我们不在的时候来夺取它呢？”吉丁·史佩莱说。

“该死！”水手喊道。“我宁可一个人留下来守着它，你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潘克洛夫吧，他们决不能象扒手那样把荒岛从我手里抢走的！”

一个钟头过去了，然而还不能确定这只船是不是向林肯岛开来。它近了一些，但是究竟是向着什么方向航行的呢？这一点潘克洛夫不能断定。不过，这时候正刮着东北风，那只船多半是向右方抢风行驶。并且现在向林肯岛开来又恰巧是顺风；海面上风平浪静，虽然地图上没有浅滩的标志，它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开过来。

艾尔通在将近四点钟的时候——在邀请他的一小时之后——来到了“花岗石宫”。他走进餐厅，说：

“各位先生，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赛勒斯·史密斯照例向他伸出手来，然后把他领到窗口。

“艾尔通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请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发现了一只船。”

起初艾尔通的脸色略微一变，他的眼睛暂时暗淡下来，然后他从窗口探出身去，看了一下水平线，但是什么也没有瞧见。

“用望远镜仔细看一下！”史佩莱说，“艾尔通，也许是邓肯号到这里来接你回去了。”

“邓肯号！”艾尔通喃喃地说，接着，又不由自主地说道：

这么快就来了吗？”说完以后，他用两手捧着头。

在荒岛上独居了十二年，难道他还认为不足以弥补自己的罪恶吗？这个悔过自新的人，不论他自己看来也好，或是别人看来也好，难道还不觉得他已经得到宽恕了吗？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不是！决不是邓肯号。”

“你瞧，艾尔通，”工程师说，“我们一定要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。”

艾尔通拿起望远镜，朝着大家所指的方向看去。他默默地对着水平线一动也不动地看了几分钟，然后说：

“的确是一只船，但我想不是邓肯号。”

“为什么你认为不是邓肯号呢？”吉丁·史佩莱问道。

“因为邓肯号是一只游船，而这只船上和周围却连一点烟也看不见。”

“也许它是张着帆在行驶，”潘克洛夫说。“它现在的方向好象是顺风，离陆地这么远，它也许打算节省一些煤。”

“也许你说得对，潘克洛夫先生，”艾尔通答道，“这只船灭了火。我们只好等它走近一些。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”

说完以后，艾尔通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，不再说话了。移民们又谈起了这只陌生的船，但是艾尔通没有参加谈话。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，觉得工作不下去了。吉丁·史佩莱和潘克洛夫特别显得神经过敏，他们不停地走来走去，一会儿也坐不住。赫伯特却感到好奇。只有纳布和平时一样的安静。难道他的主人所在的地方不是他的祖国吗？至于工程师，他正陷入沉思，他的心里与其说是盼

望这只船来，还不如说是害怕它来。这时候，船离荒岛近一些了。他们从望远镜里可以确定：这是一只双桅船，而不是太平洋海盗常用的那种帆船。所以，现在不妨肯定：工程师的顾虑是不必要的，这只船在海岛附近出现并不会带来什么危险。潘克洛夫仔细看了一会以后，肯定这是一只双桅船，它张着中桅帆和上桅帆，正沿着右舷，斜对着海岸驶来。艾尔通也肯定了这一点。不过，那时刮的是西南风，要是双桅船继续向着这个方向驶来，它很快就要被爪角挡住的。那时候要守望它就必须爬到气球港附近华盛顿湾的高岗上去。糟糕的是，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五点钟，在苍茫的暮色里，很快就要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“天黑了我们怎么办呢？”吉丁·史佩莱问道，“要不要到海边去燃起一堆火来，表示我们在这儿呢？”

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，虽然工程师还多少保留着他的预感，但最后还是同意了。在夜间这只船也许会一去不复返的；它走了以后，还会有别的船再到林肯岛附近来吗？谁能预见移民们的前途呢？

“是的，”通讯记者说，“不管它是什么船，我们都应该让它知道这个岛上有人居住。要是错过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，也许要一辈子遗憾的。”

于是大家决定由纳布和潘克洛夫到气球港去。在天黑的时候，燃起一堆火来，这样火光一定会引起船上注意的。

但是，纳布和水手正准备离开“花岗石宫”，那只船忽然改变了方向，直对联合湾驶去了。它驾驶得很熟练，很快就接近了海岸。于是，纳布和潘克洛夫暂时不走了。大家把

望远镜交给艾尔通，让他肯定这只船究竟是不是邓肯号。苏格兰游船邓肯号也是一只双桅船。现在那只船离岸只有十英里了。需要看清楚的是：它的两根桅杆之间有没有烟囱。

水平线上还很清晰。察看起来非常容易。艾尔通很快放下望远镜说：

“不是邓肯号！不可能是它！”

潘克洛夫接过望远镜，对着来船。它的载重可以看出在三四百吨之间，船身非常狭窄，桅帆齐整，结构精巧好看，这一定是一只航海的快船。但是究竟是哪一国的船呢，这还很难说。

“不过，”水手接着说，“船顶上飘着一面旗，只是我还看不清它的颜色。”

“半小时以后就可以确定了，”通讯记者说，“并且，那只船的船长显然是想上岸，因此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我们就可以和他见面了。”

“这个倒没有什么关系！”潘克洛夫说，“最好能知道我们要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，要是我能认出船旗就好了。”

水手说话的时候，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。天黑了，风也随着停了下来，船上的旗帜垂成一卷，更不容易看清了。

“这不是美国旗，”潘克洛夫喃喃地说，“也不是英国旗，如果是英、美的旗帜，红颜色是很容易看出来的。也不是法国旗或德国旗，也不是俄国的白旗，也不是西班牙的黄旗。好象是一面单色旗。让我想一想，在这一带海面上，我们经常遇见的是哪种旗？智利旗吗？那是三色的。巴西旗吗？

那是绿的。日本旗吗？那是黄色和黑色的，而这……”

这时候，微风又把这面陌生的船旗吹开了。艾尔通拿起水手放下的望远镜来一看，他喑哑地喊道：

“是一面黑旗！”

的确，一面阴沉沉的旗子在桅杆上飘扬着，现在他们不禁对来船感到可疑了！

那么，工程师的预感是不是对了呢？这是一只海盗船吗？它是不是在太平洋上出没，要和横行一时的马来船争霸呢？它到林肯岛沿岸来干什么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无名的荒岛，准备把它当作窝藏赃物的仓库吗？它是打算在沿岸找一个过冬的港口吗？难道居民们的这片净土注定了要成为不名誉的藏身所，成为太平洋海盗的巢穴吗？

他们不由地产生这些念头。此外，船旗的颜色当然是值得注意的。这是海盗的旗号！假如当初那批罪犯的罪恶阴谋得逞了的话，邓肯号也会挂上这种旗号的。大家立刻开始议论起来。

“朋友们，”赛勒斯·史密斯说，“也许这只船只是想在沿岸巡视一下。也许船上的人根本不会上岸，这也是可能的。但是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必须尽可能隐蔽起来。眺望岗上的风磨太显眼了。艾尔通和纳布快去把风翼落下来。‘花岗石宫’的窗户也必须用树枝密密地遮住。把火全弄灭了，一点也不要暴露出岛上有人的样子来。”

“我们的船呢？”赫伯特说。

“噢，”潘克洛夫答道，“藏在气球港了，我不信那些流氓能够找到它！”

工程师的命令都立刻执行了。纳布和艾尔通爬上高地，作了必要的戒备，把一切住人的迹象都掩蔽起来。当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，其他的人到啄木鸟林的边缘去拾了许多树枝和爬藤回来。从远处看起来，它们好象天然的枝叶似的，“花岗石宫”的窗子就这样伪装起来了。同时，枪支弹药也准备好了，以防突如其来的袭击。

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史密斯说：

“朋友们，”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，“假如这些歹人想要侵占林肯岛，我们一定要保卫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赛勒斯，”通讯记者答道，“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牺牲性命来保卫它！”

工程师向伙伴们伸出手来，大家都热烈地紧握着他的手。

只有艾尔通一个人还蹲在角落里，没有和大家在一起。这个过去的罪犯也许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这样做！

赛勒斯·史密斯猜透了艾尔通的心思，就走到他身旁去。

“你，艾尔通，”他问道，“你打算怎样做呢？”

“尽我的责任，”艾尔通答道。

于是他站在窗边，从浓密的枝叶间向外看去。

那时正是七点半钟。太阳已经在二十分钟前消失在“花岗石宫”的后面了。因此东方的水平线逐渐朦胧起来。这时候，双桅船继续向联合湾驶去。它驶过爪角以后，就顺着上涨的潮流往北而去，因此，现在它正对着眺望岗的高地，离这里只不过两英里。双桅船这时候可算已经进入了